

沈祖棻评传

吴志达

一、书香名媛 江南才女

——青少年时代的沈祖棻

姑苏自古多才俊，秀丽的风光，勤劳的人民，哺育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文学家。当代词人、江南才女——沈祖棻，就诞生在这里的一个书香之家。

先生字子苾，别号紫曼，笔名绛燕、苏珂。原籍浙江海盐，迁居苏州已有几代。一九〇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于大石头巷本宅。这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世家。祖父守谦，号退安，是书法家，和侨居苏州的文士吴昌硕、朱孝臧等都有交往。父亲也知书明理，恪守规矩，淡泊明志，不愿为谋薪折腰。母亲早丧，留下她和一个妹妹。而在沈氏大家庭中，这个温柔文静、俊秀灵窍的长孙女，受到祖父母格外的宠爱。堂兄沈楷亭，擅长文学。尽管祖母并不希望自己的孙女成为才华出众的文学家，认为女儿家读书能写会算就行，却由于环境的潜移默化，自幼酷爱文艺。从八岁上私塾起，就以诗书翰墨为生涯。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既播下文艺的种子，也逐渐养成温柔敦厚、善良宽容，洁身自爱、贞慎坚韧的性格。受新文艺反封建思想的影响，对于封建地主家庭和她所能接触到的苏州社会渐渐不满，把它比为坟墓，强烈要求走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由于军阀内战，一九二四年，沈家避难上海，她就到上海坤范中学读书，高中进的是南洋女子中学。她从封建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和年青天真的同学们在一起读书玩耍，心情非常愉快。

就在这时，她开始新文学方面的创作，表现出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一九三〇年秋，这个爱好文艺的苏州姑娘，却因家长舍不得她远离亲人，只好违心地考入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终因性情不合，一年后就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当时这个大学的中文系，名师蔚萃，黄侃、汪东、吴梅、胡光炜、汪辟疆等，各有专精，又能认真教学，形成严谨而又活跃的学风。沈祖棻在这里，好象得到雨露滋润的幼苗，茁壮地成长起来。她既从事新诗和短篇小说的创作，又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在这两方面，都崭露出她的才华，深得名师的赏识。子苾之字，即国学大师黄侃所取。

“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激起了这位文静少女的爱国热情。感时忧国之思，敌忾同仇之心，在新诗、散文、小说、词等各种文学样式的创作中表现了出来，赢得评论界的瞩目，被誉为富有奔放的热情和腾飞的想象的江南才女。汪东、吴梅两位老师，对她在词学研究及词的创作方面，特别是爱国主义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九三二年春天，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汪东先生讲授词选课，在一次习作中，沈祖棻写了一首《浣溪沙》：

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

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在一个女学生的笔下，当时的民族危机能得到如此深婉的反映，汪东先生大为惊奇，就约她谈话，予以勉励。这也是《涉江词》创作道路的开始。

一九三四年中央大学毕业后，随即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为研究班讲学的是中大的金大教授，金

大的刘国钧、刘继宣、吴白匋等，都是她的老师。沈祖棻主攻词曲，填词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仍然写小说、新诗和散文。一九三五年春写的《辨才禅师》是很有特色的，以充满诗意的感情和笔调创作小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从辨才禅师珍惜《兰亭》真迹的感人精神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深厚感情。《悬崖上的家》写于一九三六年春，这是用抒情诗的语言写的一篇散文，这个幻想中的家，正是作者要求摆脱庸俗社会、追求新的理想的表现：

……纯真的生活，悠闲的趣味，自由的环境，再没有那一种枷锁来桎梏我们的灵魂，再没有那一种绳索来束缚我们的情感，再看不到一种虚伪的笑，再听不见一句欺诈的话，多么美丽，多么快乐，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家啊！

尽管这只是一种美妙的幻想，但就其反对封建主义束缚、反对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和残酷性而言，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精神，基本上是吻合的，作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值得充分肯定。

就在这时，她结识了中文系学生程千帆，两人志同道合，很快就成了爱侣。她在大学时代的女友有曾昭燏、游寿、龙沅、章璠、杭淑娟、尉素秋等。男同学中，由于程千帆的关系，与萧印唐、殷孟伦、张冀荪、杨白桦、孙望、陆思涌、高文、徐复等，都有交往，一直保持着纯真的友谊。

一九三六年在研究班毕业后，由汪辟疆先生介绍，到南京朝报馆《妇女周刊》任编辑。因不愿访问贵妇人，不到半年，就辞职了。

沈祖棻出身书香世家，而不甘于做传统的封建地主家庭的娇小姐，能从祖国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成为有进步理想、有爱国热情的新女性，摆脱封建家庭的桎梏，在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实践中，显露出不平凡的才华和进步的思想，赢得江南才女的桂冠，是当之无愧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炮声，震撼着神州大地，点燃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怒火。中华儿女以热血来书写抗日战争的历史。词人沈祖棻，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对敌人和汉奸的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都寄于笔端，写在词上。爱国主义的崇高思想，象一根红线贯穿着《涉江词稿》，这部用血泪凝成的书，是抗日战争时期形象的历史。

汪东在《涉江词稿·序》中论及作者抗战时期的词风，写道：“迨遭世板荡，奔窜殊域，骨肉凋谢之痛，思妇离别之感，国忧家恤，萃此一身，言之则触忌讳，茹之则有未甘，憔悴呻吟，唯取自喻，故其辞沉咽而多风。”这评论非常肯綮。收在《涉江词稿》中的作品，甲稿至丁稿，起自一九三二年春，迄至一九四六年秋，从抗战前夕至胜利以后，十余年的战乱流离生活，是词的主要题材，寄托着家国之兴亡之感。人们称沈祖棻为当代的李易安，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两人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涉江词在艺术风格上，自辟蹊径，独铸新辞，自成一家。

这十年间的生活与创作，可分三个阶段：

1. 辗转流亡

一九三七年九月，因日寇轰炸南京，里巷都空，沈祖棻和程千帆，应萧印唐之邀，避难屯溪，就在那里结了婚，也是流亡生活的开始。〔菩萨蛮〕“罗衣尘浣难频换”等四首，就是描写流亡中的新婚生活。结婚不到两月，因日寇迫近，不得不作“新婚别”。沈祖棻同几个学生从屯溪经安庆、武汉流亡长沙，住在龙沅家里。随后程千帆也来长沙，他们先同住孙望家，再租朱正甫屋居住；这期间，曾随程千帆到益阳乡下住了一月，然后折回汉口。程千帆暂留汉工作，她则应汪东之邀，于一九三八年五月，西上重庆。组词〔临江仙〕“昨夜西风波乍急”等八首，即记述抗战初期从南京辗转流亡到大后方的经过，这是一组流亡曲。第一首写离开南京的时间、气氛和心情；第二首“经乱关河生死别”，写在兵荒马乱中与程千帆分别，“飘零水驿一星灯”是指路过安庆；第三首“一棹蒹葭初舫处”，写船到汉口，稍停即往长沙；第四首“画舫春灯桃叶渡”则是回忆南京。下半阙“消尽蓼香留月小，苦辛相待千春”，是用李商隐《燕台》诗的意境，表现希望抗战胜利的理想。“当年轻怨总成恩，天涯芳草遍，第一忆王孙”三句，是说她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看法，怨恨他们发动内战、不抗日；被迫宣布抗战后，她的看法有了改变，王孙即指蒋介石，当时他真反共，假抗日的真面目尚未暴露，人们心目中还认为他是抗战领袖，后来识穿他的真

二、十年流离——一代词人

抗日战争时期的沈祖棻

面目，就视之为“民贼”，沈祖棻后期的词，直指蒋介石为“独夫”。第五首“望断小屏山小路，重逢依旧飘飏”，写她与程千帆在长沙重逢，劫后行篋荡尽，但并不为个人生计担忧，而是象屈原那样日夜关注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第六首“百草秋花零落尽”，是写到达重庆后的所见所感。第七首“碧槛瑶梯楼十二”，是对时局的感慨。上半阙用比兴手法，说国民党军队不断的溃退，丢掉很多地方，武汉、广州相继沦陷；下半阙写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河内发表叛国宣言，引起政治上的一场波动；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称要抗战到底，他的真面目还没有彻底暴露，所以误认为蒋介石是不同于汉奸汪精卫的抗战领袖。

沈祖棻在重庆只有一年零二个月。除填词以外，没有找到能够施展爱国抱负的工作岗位，且因健康状况不佳，到巴县界石场休养。这期间创作的词，除上述组词《临江仙》后三首外，尚有《喜迁莺》“重逢何世”、《浣溪沙》“帘幕重重护烛枝”等四首、《玉楼春》“繡衾慵展金泥凤”以及《惜红衣》“繡被春寒”等。在这些词中，词人忧国忧民之心，与少妇思亲念友之情，往往融为一体，情真意深，清丽婉约，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2. 卧病巴蜀

一九三九年秋，在西康工作的程千帆来巴县接她，路过重庆时，恰逢敌机轮番轰炸，“一夕数惊，久病之躯，不任步履，艰苦备尝，幸免于难”，作《霜叶飞》词，纪事抒情，情景交融，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年在敌机肆虐下人民的苦难，仓皇凄楚的景象，宛然在目，这是罕见的词写的历史画面。

他们路过雅安时，她因病体不支，而翁姑恰在雅安住家，于是就留下养病。组词《浣溪沙》“一别巴山棹更西”等十首，描述离开巴县西上雅安，在颠沛流离中，夫妻得以少聚，既悲且喜的复杂心情。国仇家恨，乡情乡愁，都涌上心头：“词赋招魂风雨夜，关山扶病乱离时”；“残水残山供怅望，旧欢新怨费沉思”；“家近吴门饮马桥，远山如黛水如膏”；“客里清尊惟有泪，枕边归梦久无家”；“沽酒更无钱可拨，论文犹有烛能烧，与君同度乍寒宵”；“故国青山频入梦，江潭老柳自萦愁。强因斜照一登楼。”词人的情思与愁恨，是同当时国家的离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痛苦，紧密相关的，有着浓厚的时代特色，因而能引起读者的共鸣。程千帆在雅安稍停数日，即告别沈祖棻西去，《蝶恋花》“偶向碧桃花下见”等四首和《踏莎行》“烛泪初销”，当是这次分别前夕所作。“记取团圞天上月，常似连环莫便翻成缺。”少妇伤离念别之情，朴素美好的愿望，多么诚挚感人。这年除夕，是在雅安度过的。《烛影摇红·雅安除夕》是一首扣人心弦的爱国词。在这送旧迎新之夜，词人想到的不只是个人的悲欢离合，她念及沦陷的故乡，破碎的祖国山河，心情很不平静，深夜听到悲壮的号角之声，更难以入睡，担心祖国会蒙受更加深重的劫难：“明朝还怕，残水残山，春归无地。”在这国难当头之时，纵逢佳节，亦无心欢庆：“当筵莫劝酒杯深，点点神州泪！”词人的哀愁是深沉的。她曾赋《金缕曲》词寄萧印唐，萧“泣诵再三”，在师友中传阅，都同声痛哭，于是她又作《解连环》词，巾帼英雄的气概，跃然纸上：“算此日，餘泪无多，便伤别伤春，忍教轻滴？满目山河，且留向新亭悲泣。漫关心、断肠旧句，几人会得？”

一九四〇年四月，因诊断出腹中肿瘤，从雅安到成都动手术。病未痊愈，而医院午夜失火，沈祖棻幸免于难。程千帆闻警从旅馆赶到失火现场寻找，天亮后才知道沈祖棻还活着，一场虚惊，两人见面，悲喜交加，涕泪纵横。医院被毁，她只好寄寓友人家，程千帆因事先回乐山。又因敌机夜袭，流徙乡下，艰难坎坷，困苦不堪。《涉江词》乙稿《宴清都》“未了伤心事”、《蝶恋花》“珠箔飘灯人又去”纪其事。六月间重入四圣祠医院作第二次手术。医师国泰、孝感、嫫寿，都是中大医学院的同学，自然格外认真治疗。这时，她的新诗集《微波辞》已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三位医师都很喜欢这本诗集，孝感并约病愈以诗为赠，新诗《赠孝感》即作于此时。七月间，程千帆来接她到乐山武汉大学住所休养。

这段期间，虽病魔缠身，但仍然关心抗日救国大事，期待着胜利。她的衣物在医院失火时被毁，老同学曾有绂袍之赠，她在《尉迟杯》词中激动地写道：“应留待收京出峡，好珍重、诗书共笑卷。”希望胜利日子的来到。在《祝英台近》“雨花台、邀笛步”、《忆旧游》“记繁花碍路”、《倦寻芳》“滞阴做冷”等词章中，抚今忆昔，感慨国难，对祖国的爱一往情深。

一九四二年三月，有感于时事，在病中作《浣溪沙》游仙词九首。“旨隐辞微，若显若晦”，托意遥深，但若了解作者思想和当时形势，亦不难领会其中寓意。第一首是写抗战初期，希望战局能够转败为胜，盼望胜利的到来；第二首是批判汪精卫卖国投降，并预料他决不会有好下场；第三首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内外交困，自陷于绝境。第四首是对当时国际上错综复杂形势的看法，对一些比较微妙迷离的国际关系，感到迷惑。第五首是讲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纳粹党的副领袖阿道夫·赫斯乘飞机到苏格兰降落的事，

当时国际上大为震惊，内幕不清楚（直到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法新社发自波恩的一则电讯，才揭开了谜底，见1984年5月21日《参考消息》第三版）。第六首写在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的暧昧态度，以及盟军在欧洲和北非战场上的不利地位。第七首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日军占领了香港，臭名昭著的“孔二小姐”，带着佣人和狗乘专机逃跑，而各方面的重要人物都在香港束手待困。第八首写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蒋介石访问印度会见甘地，作者希望中印联合抗日。第九首是说同盟军团结协作，力量强大，一定能打到日本去，充分表现了胜利的信心。

在国统区，特别是重庆，达官贵人，地主富商，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而普通士兵和广大老百姓，则饥寒交迫。词人对此非常愤慨。《浣溪沙·客有以渝州近事见告者感成小词》三首，即抒发这种郁愤之情。其笔锋之尖锐，感情之沉痛，似南宋林升《题临安邸》；而揭露阶级矛盾之深刻，不亚于杜甫《赴奉先五百字咏怀》。

3. 华西讲席

一九四二年秋，她身体逐渐康复，和程千帆一起应聘到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任教。她在当时是著名的爱国词人，许多诗词广为传诵，有的还谱成歌曲，所以聘她为中文系副教授。这年的重阳节，登高纵目，触景生情，为风雨飘摇中的祖国命运，深感忧虑，作《霜花腴》词云：“正消凝，满目山河，忍教风雨做重阳。”年底，与几位老同学聚会枕江楼，有感于国事日非，饱经忧患，悲喜交集，作《高阳台》“酿泪成欢”词：“但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一九四四年秋，金陵大学中的帝国主义分子，贪污教工口粮，她与程千帆向伪教育部揭发，反遭迫害，离开金大。《鹧鸪天·华西坝秋感》四首，即纪其事，而采用比兴手法。九月，应聘到华西大学任教，以其道德文章，赢得学生的尊敬，有几位学生一直与她保持联系。

从一九四二年秋到一九四五年秋，是词人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乙、丙两稿中的许多名篇佳什，均作于此时，而其主旋律则是爱国主义。一九四四年秋，衡阳沦陷，“守土将士誓以身殉，有‘来生再见’”之语，词人为之感动，赋《一萼红》词志哀，“亦长歌当哭之意也。”上半阙以极其悲痛的心情，悼念戍守孤城、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将士；下半阙痛斥大后方的上层社会，仍然过着歌舞升平生活，从不念及前线将士。另有《虞美人·成都秋词》五首，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抗战后期大后方成都一些令人痛心的现象。第一、二首写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追求享乐腐化的生活；第三首写成都最大的投机市场安乐园，投机商人在这里买空卖空大发横财；第四首写当时驻扎在成都的美国少爷兵的享乐和国民党的媚外；第五首写教会大学的女学生每年竞选“姿势皇后”的不良风气，热衷于赶时髦，而不认真学习。

另一组词《减字木兰花·成渝纪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社会上出现的怪现象。第一首写达官贵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而许多家庭经常受饥挨饿。第二首讲很多作家贫病相煎，国民党的一些官僚和文化人别出心裁，组织一些太太小姐们举办舞会募捐，救济作家，当时流传着“作家的手不如小姐的脚”的笑话。第三首写国民党警察、特务迫害学生的罪行。第四首写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的太太，带着该校的女学生去陪外国人跳舞，梅贻宝则是唆使者。

抗战后期，蒋介石集团更加腐朽，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岌岌可危。题为《后游仙词》的《浣溪沙》组词，揭露了其中内幕。第一首是写因蒋介石与一个护士发生不正当关系，宋美龄大为生气，闹家庭矛盾。第二首写宋美龄一气之下跑到美国，还在巴西买了一个岛，又买了橡树园的股票。第三首写国民党内部斗争。参谋总长何应钦把大量美金存在外国银行，揭发后被免职，调任陆军总司令，并被冻结存款。游仙词在《大公报》排印后，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告，作者巧妙地删掉表明创作意图的序文，原词则一字不动照发。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也精于词，对词人沈祖棻的才华颇为赏识，读了游仙词后，劝告作者不要写这类讽刺之词，认为“对人对自己都不利”，作者不予理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人民盼望已久、词人翘首以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喜讯啊！但是流离颠沛，痛定思痛，更使词人为之肠断。苏州的家已经残破，唯一的胞妹和老父都已先后逝去，程先生重到乐山武汉大学工作，她孤身抱病滞留成都。所以在《声声慢·闻倭寇败降有作》、《过秦楼》“乍扫胡尘”等词中，词人欢快兴奋的激情与悲苦忧伤的愁绪，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结束后发动全面内战，沈祖棻是反对的，她感到愤恨、苦闷。“翠墨未乾残泪，彩笔重题新恨。”在凭吊叶方敏烈士的《八声甘州》词中，悲愤地写道：“奈《国殇》歌罢，月黑晚枫青。滕凭高、

敬献爵酒，向远天、挥泪告收京，伤心极、怕魂归日，‘鼙鼓重听。’在《鹧鸪天》中，词人更沉痛地写道：“长夜漫漫忍独醒，八荒风雨咽鸡鸣。从来天意知难问，如此人间悔有情！”她感到无力改变现实的痛苦。

一九四六年八月上旬，因堂兄沈楷亭在沪病危，她就辞去华西讲席飞回上海。

三、徬徨呐喊 求索光明

——解放战争时期的沈祖棻

沈祖棻回到久别的江南。在苏州、上海的所见所闻，使她对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大失所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断定它必然灭亡的命运。但对共产党的认识也还不清楚，还没有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因此，她感到徬徨，在黑暗中求索光明，而不知如何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去迎接光明。她词的创作，也有着明显的变化，正如汪东先生指出的：“寇难旋夷，杼轴益匿，政治日坏，民生日艰。响所冀望于恢复之后者，悉为泡幻。加以弱质善病，意气不扬，灵襟绮思，都成灰稿。故其辞澹而弥哀。”她在上海写的《水龙吟》词，就表现了她在徬徨中哀伤、悲愤的情绪：“劫后山川，眼中人物，伤心何世！叹收京梦醒，排阍路远，凭谁问、中兴计？”国民党非但不能担起“中兴”重任，而且末日即将来临：“怕长安残局，神州沉陆，祇须臾事。”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写给华西大学几个学生的信中，对当时苏沪一带生活奢靡，风气败坏，道德沦亡，秩序混乱，贪污盛行等现象，非常愤慨，并说自己“由愤世嫉俗转而为厌世，不但悲观，且消极矣。”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反动统治的黑暗时代，还找不到正确的出路的时候容易产生的思想，这也是一种反抗。

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撤回武昌，程先生就接她到珞珈山养病。她仍然关心国事和人民生活，对于国民党发动内战，致使“万家沟壑”、哀鸿遍野，深感痛心。

《涉江词稿》中许多作品是抨击国民党当局的，艺术风格上除了“澹而弥哀”的一面以外，更有激昂豪放的一面。组词《浣溪沙》“何处秋坟哭鬼雄”等六首，从各个角度描写了蒋家王朝临近末日时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状况，对国民党的所谓庆祝还都、通过伪宪法，作了讽刺，痛斥最高统治集团是窃国大盗；她义愤填膺，为祖国的命运，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沈先生曾经说过，“张惠言要求温飞卿的，温飞卿自己没有意识到，而我倒的确是按照张惠言那样的要求，就是以男女之情来写对于祖国和人民的爱。”这个时期写的一些爱情词，如《玉楼春》“今生不作重逢计”、《浣溪沙》“向晚东风拂面温”、《蝶恋花》“草色罗裙君不记”等等，都是采取“巫山云雨皆有托”的艺术手法，表达她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

一九四七年初夏，武汉大学的师生掀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浪潮，蒋介石的所谓军事委员长行营，派军队在六月一日晚上包围了武汉大学，逮捕了金克木、朱君允、刘颖等十几个教授，并闯进学生宿舍，用达姆弹打死了三个学生，全校为之罢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沈祖棻作《谒金门·丁亥六月一日珞珈山纪事》两首，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还有一首《鹧鸪天》“惊见戈矛逼讲筵”，更以激愤之辞抨击这次法西斯暴行。“难从古纸觅桃源”，从残酷的现实认识到研究古典文学也是不能脱离实际的。这使他联想到魏晋时代阮籍的处境及其《咏怀》诗的问题。“块垒难平，异代同悲阮步兵”。在思想上与阮籍产生共鸣。她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写《阮嗣宗《咏怀》诗初论》，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借嗣宗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是针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而发的，这是一种无声的呐喊。在论文的第一节中写道：“夫嗣宗遭时不造，孤愤难任，其心至苦，其言至慎，犹有不得已于言者，乃始托之于诗。今余异代同悲，读而哀其情，伤其遇以发为兹论，又岂得已哉！”她联系嗣宗当时之政治局势与思想潮流两方面，探索嗣宗“寓其沉痛之怀于放纵之迹”、“其发之于诗，情则急迫，而辞归隐约”的特点，精当地阐明嗣宗《咏怀》诗的思想内容。汪东先生读了这篇论文，大为赞许，并为题词云：“地坼天崩竟见之，阮公犹遇太平时，汉皋环佩托微辞。逃谤从来须止酒，咏怀今日并无诗。穷途相忆泪连丝”可谓文章知音。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因生产为庸医所误，被迫剖腹取胎，手术后遗落纱布于腹中，以致磨坏内脏，开刀五次，卧病三年。一九四九年二月在沪养病时作《水龙吟》“十年留命兵间”，即追纪此事，以申幽愤。

《涉江词稿》最后一组《鹧鸪天》词，写抗战胜利后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的时事，从国民党破坏国共和谈、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就任伪总统的丑剧，写到“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特务分子拟黑

名单逮捕学生、半夜里处决革命人士、在白色恐怖下人们相戒不谈国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一时期国统区的社会政治状况，在她的词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

上海解放时，沈祖棻看到人民解放军秩序井然，秋毫无犯，军民关系融洽无间，心里非常高兴，如拨云雾重见青天，豁然开朗，疑虑顿消。她以欢庆解放的喜悦心情，跨入了新时代。

四、严谨治学 热心育人

——十七年建设时期的沈祖棻

新中国的诞生，使这位饱经忧患的女词人，学者，看到了祖国复兴的希望和自己光辉的前途。虽然她还在养病，但却怀着满腔热情，参加武汉大学妇工团，积极投入民主改革活动，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新文艺理论，感到生命中有一股新的活力，心情格外舒畅。

一九五二年秋，健康状况稍好，即应邀去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工作；一九五五年又受聘于南京师范学院。在这两个学校，先后讲授中国文学史、古典名著选读、历代韵文选、历代词选、元明清戏曲小说研究等课程，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讲授艺术，博得学生的敬佩。她放弃了词的创作，把精力集中于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上。

一九五六年十月，调到武汉大学。为祝贺她与程先生的团聚，中文系全体教师和研究生，在校办公大楼第一会议室举行联欢会。系领导和老师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一片掌声中程先生吟唱了沈先生写的一首词。她虽然只作了极其简短的答辞，但从她那满面春风的神采和由衷的微笑中，可以看出她内心的欢悦。

听沈先生讲课，是一种艺术享受。不但内容充实、观点新颖、富有创见，讲授也很得法，深入浅出，生动细致，加上她清柔和悦的南京官话，表情达意，效果很好。无论是青年教师、研究生或本科生，都喜欢听她的课。她备课非常认真，精益求精，《宋词赏析》就是在一九五七年春为宋元明清文学研究生和青年教师讲课的讲稿。她是词学专家，对词的特质、艺术风格、发展过程及其流变，均能出之己见，剖析入理，融会贯通；且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深知填词的甘苦与奥秘，讲来得心应手，无不得其精髓。她是力图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却没有一点教条味。如这次讲宋词，根据青年同志的要求，侧重讲授婉约派词的艺术特色，主要是分析作品，却能从作家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创作时的思想感情、人物关系着手，与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把作品细微曲折的情致与整首词的意境和盘托出。对字句诠释、用典措辞的方法，也都讲得很精辟、透彻。既能汲取以往词论家的成果，又能融入自己的心得体会，有所创新。她特别赞赏晏几道《小山词》感情真挚、有赤子之心。她论词，贵自然、清新、淡雅，尤其强调感情真实。他鄙视吟风弄月、寻章摘句的不良倾向。既反对辞胜于情的刻意雕琢，也反对情胜于辞的生硬晦涩，告诫初学写词的青年：“力屏粗俗、熟滥、轻绮诸病”。她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必须有崇高的人格，伟大的胸襟，纯洁的灵魂，深挚的感情，关心人民疾苦与国家兴衰，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其作品即其人格、心灵、情感之反映及表现，是为文学之本。本植自然枝茂。舍本逐末，无益也。”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原理是一致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使正在进行的宋词选讲这门课不得不中断了；她身后出版的《宋词赏析》，也就成了断尾巴蜻蜓。

在程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以后，沈先生作为“罪人”的家属，不只承受着八口之家的经济重担，还蒙受着精神上的屈辱，加上她柔弱多病的身体，处境是极其困难的。但是这些困难都没有把她压垮。她仍然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和科研上。锲而不舍，实事求是，严谨缜密，是她治学的优良作风。她把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结合起来，凡是她开设的课程，特别是选修的专门化课，如八代诗选、唐人七绝诗、宋词选讲、关汉卿研究等，都是她经过多年研究、有独到见解、有特色的课题。她逝世后陆续出版的著作，除了《涉江词稿》、《涉江诗稿》等创作外，像《唐人七绝诗浅释》以及她和程先生合著的《古诗今选》，都曾作为教材印发给学生。她讲课之所以受到学生的欢迎，是与她对古典文学的造诣、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奋备课的精神分不开的。学生每次听她的课，总感到有收获，有在课外所学不到的新知识、新观点。一九六二年春，她主讲宋元文学史，系里特地组织了一次观摩教学，由沈先生讲李清照词，武汉地区高等院校的古典文学教师，都听了她的课，对她博而能约、少而精的教学内容，谆谆善诱、发人思考、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精炼而富于形象性的教学语言，受到一致的好评。她在词学研究方面的单篇论文，如《关于苏词评价的几个问题》、《苏轼与词乐》、《清代词论

家的比兴说》等，在六十年代初，曾先后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受到学术界的赞许。

沈先生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对同志总是那样诚恳热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于助人。对前辈学者，恭敬虚心，从乐山到珞珈山，一直以师礼视弘度先生。培养青年，苦心孤诣，言传身教，诲人不倦，关怀备至。与她共事的青年教师，深感沈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为人品格高尚，堪为师表。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家的藏书、珍秘典籍乃至讲稿，提供给青年教师阅读参考，热心地审阅他（她）们的论文和准备付印的教材。与青年教师协作开课时，她是理所当然的主讲、指导老师，可是她为了让青年在教学实践中更快地成长，她有意地突出青年教师，自己却甘当路石。

五、身居穷巷 志洁行芳

——十年浩劫期间的沈祖棻

一九六六年夏季，席卷神州大地的狂风暴雨，使中华民族蒙受空前的灾难，十年浩劫开始了。在这以前，虽然程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沈先生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但是人们对于这位正直善良、志洁行芳的女词人和学者，是不能不尊敬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中，却因程先生的错案，受到株连。被红卫兵抄家之后，扫地出门，全家老弱三口被贬逐到武大最荒僻的一个“贫民窟”里。一排矮房，只有三户人家。借不到板车，连允许携带的家俱物件都无法搬动，除了随身衣物外，幸亏还有碗锅。在这荒僻的角落，荆棘丛生，蛇蝎挡路，既无路灯，亦少行人，夜晚漆黑一片。风雨之夕，山洪骤泻，乱流冲门；屋漏如注，床榻如舟；雨过天晴，则室内遍地泥泞，苍蝇遮满了饭菜。近村的顽童，白天绕户喧闹，夜晚飞石敲门，把晒衣服的绳子都偷了。悲苦之情，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是不能比拟的。“诗穷而后工”，搁笔多年的词人，在这恶劣的境遇中，却以诗作为主要的武器，把这一时期真实的历史面目、一个家庭的遭遇、一个女教授的心灵，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这也正是《涉江诗稿》的价值。上述被贬移居“贫民窟”的情形，就具体地反映在《忆昔》组诗中。

贬居险恶的困境，惟有老弱相对，已经够凄惨的了。可是随着极左思潮的恶性发展，老夫妻相聚穷巷的局面也被破坏了。原先程先生是被贬在校内农场放牛，后来所谓“斗、批、改”的“深入发展”，“牛鬼蛇神”成了“五七干校”的首批（在当时也可以说是永久性的）学员，放牛老翁被远滴沙洋农场；于是这一对在抗战时期饱受“新婚别”之苦的夫妻，又遭遇“垂老别”的厄运。他们唯一的女儿丽则结婚以后，家里就只留下沈先生孤身一人，在凄风苦雨之夜，形影相吊，孤灯作伴，这是什么滋味呢？我们不妨读一读《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寄千帆》、《冬居杂咏》等苦味深情的诗。

生活是艰难的，而她却能随遇而安。虽然多病体衰，但是不能不佩服她坚韧的意志。她从不向任何人流露一点窘迫之态，不曾向任何人祈求同情或照顾。从她的家，到当时中文系师生聚居之地，她得走一个多小时，况且那时沿途是一片荒凉野地。在“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全面专政”的日子里，她只要能撑得起来，就拄着拐杖“远征坐班”，有时晚上还要去“学习”。在《一夕》诗中说“病多倚枕灯残后，路远扶筇日落时。”《忆昔》诗中说“中宵归路远，只影往来频。”“班行常夜值，谁与守空扉？”“湖山何暇赏，朝会及时奔。踏雪天方晓，迎凉日已昏。”都是回忆一九六八年冬至一九六九年春进重点班“学习”时的情景，必须参加“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所以疲于奔命；而能够经常值夜班，则是意味着“解放”了的待遇。

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即所谓“回潮”、“右倾翻案”时期，她的心情似乎要好一些。系里恢复了古代文学教研室，沈先生又与一班老同事们一起工作，感到愉快，她慨然承担了教研室主任安排的古代文学作品选注的任务。听说要搞唐诗的新选注本，更是笑逐颜开。程先生也于一九七五年摘掉戴了十八年之久的右派帽子。正当她重抖精神，准备为唐诗选注贡献力量之时，“四人帮”发动的“反击”开始了。一九七五年冬，她奉命退休。在当时，这是变相的惩罚，因为她是“摘帽右派”的家属。她对此事，深表遗憾，赋《优诏》诗两首，其二云：

作赋传经迹总陈，文章新变疾随轮。

抛残旧业犹分俸，卖尽藏书岂为贫？

自昔圣朝无遗物，毕生心力误词人！

从来雨露多沾溉，盛世欣容作逸民。

作为一个爱国词人、成绩卓著的学者、深受学生欢迎的人民教师，竟然成了被遗弃的“逸民”，能不痛心吗？她和程先生的藏书很丰富，劫后幸存，亦尚可观，这是学者宝贵的精神财富，激愤之下卖尽藏书，当然不是因为生活的贫困，而是对毁灭文化、搞愚民政政策的抗议。

程先生摘帽后也获准退休，按理说患难夫妻共度晚年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其实不然，程先生还得在沙洋放牛，有时请假回来小聚，又匆匆分别，所以诗中有“谁知归隐日，依旧隔云天”之叹。

一个品格高尚的人，虽因居穷巷，而仍能葆其芳洁的志行，也有其家庭和友谊的乐趣。有一天，女儿丽则在路上拾得腊梅残枝，回来插在瓶水之中，沈先生触景感赋：“残萼能余几，孤芳自不同。名园盛桃李，留汝伴寒松。”这不正是她那芳洁品格的写照吗？她对友谊、爱情，都非常忠诚执著，而给她精神上最大的慰藉，是她的外孙女张早早。好象只要早早在她的身边，一切忧伤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家庭就洋溢着生活的乐趣。我们读着《早早诗》，会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惊叹这位词人和擅长近体诗的作者，居然写出这首长达九百余言的古体诗，而语言又是那样朴素自然、清新活泼，描写早早娇小玲珑、刚健窈窕、长眉美目、肤色如玉似雪的形象，写得细腻、具体，诗人通过一系列具有儿童典型特征的细节描写，把早早天真活泼的动作、有如天籁的语言、真挚无邪的感情，活生生地表现出来，真是活灵活现、入神入化、个中人物呼之欲出。左思的《娇女诗》、李商隐的《骄儿诗》，比之于《早早诗》，未免相形见绌。这又是与沈先生曾从事短篇小说和新诗创作的艺术素养分不开的。诗中作者对外孙女的祝愿，是既朴素又虔诚、既善良又酸辛的，留下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印记和老一辈知识分子理想破灭的痛苦教训。

一九七六年秋，“四人帮”覆灭的消息，沈先生感到非常高兴：“一朝清海宇，垂老庆升平。”但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尚未改变，她感到得以全身躲过那场浩劫已很幸运，今后能有个著书立说的环境，“传世待书成”就是她最大的心愿。

一九七七年春，她偕同程先生去南京等地探望久别的亲友。“东湖偕隐客，乘兴下金陵”，心情是开朗、欢悦的。不料就在六月二十七日返回珞珈山寓所的途中，因车祸不幸逝世。这无疑是个极大的损失。他们的亲友和学生感到非常悲痛。

值得告慰沈先生的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全国出现生机蓬勃的大好局面。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正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沈先生的诗词创作和学术专著，经程先生整理后，陆续出版，贻惠后人，留芳学林，先生也谅必含笑于九泉。

（上接95页）

③⑦ 明顿·司徒尔特：《繁荣与饥谨的年代》，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6、459页。

②③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54页。

③④ 扎卡里亚斯：《秘密使命》，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3页。

③⑤ 洪育沂：《国际关系简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56页。

③⑥ 陶大镛：《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中

华书局1950年版，第54页。

③④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外交政策》，牛津1979年版，第122、129页。

④⑥ 芦田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史》，转自“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二期第54页。

④③ 多萝西·博格：《评罗斯福的〈检疫隔离演说〉》，《政治科学季刊》第12期，哈佛1957年9月，第405—433页。